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丛书主编 庆振轩

两晋
南北朝诗

张馨心 丁沂璐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丛书主编 庆振轩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两晋南北朝诗 / 张馨心, 丁沂璐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311-04592-0

I. ①故… II. ①张… ②丁… III. ①古典诗歌—诗
歌欣赏—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787号

策划编辑 张 仁

责任编辑 锁晓梅

装帧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 两晋南北朝诗
作 者 张馨心 丁沂璐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人民印刷厂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93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592-0
定 价 23.5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学海无涯乐作舟

——“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序言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

立身以求学为先，求学以读书为要。

欧阳修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人生如果要有一番作为，就要努力求学读书。千余年过去，时至今日，立志向学，勤奋读书，教育强国，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然而读什么书，如何读书，依然是许多人困惑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又说“好书不厌百回读”，所谓的好书、有益的书，应该指的是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何谓经典？瑞士作家赫尔曼·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认为，经典作品是“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人文学科都有各自的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诸如“哲学经典”、“史学经典”、“文学经典”等等。范仲淹曾经说过：“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上时相议制举书》）儒家把《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尊为“六经”，文人学士研修经典的目的就是为了经世致用，“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故深于《易》者长于变，深于《书》者长于治，深于《诗》者长于风，深于《春秋》者长于断，深于《礼》者长于制，深于《乐》者长于性。”（陈舜俞《说用》）范仲淹与其再传弟子陈舜俞都是从造就经邦济世的通才、大才的角度论述儒家经典的。但古人研读经典，由于身份不同、目的不同，取径也不尽相同。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古文家、道学家和政治家一样的宗经，但是古文家于经中求其文，道学家于经中求其道，而政治家则于经中求其用。”

就文学经典而言，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接受和传承，能够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和当代存在性，能不断与读者对话，并带来新的



发展,让读者在静观默想中充分体现主体价值的典范性权威性文学作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

由于经典之作要经历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所以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读者和作家一起赋予了经典文学的经典含义。即就宋词而言,词体始于隋末唐初,发展于晚唐五代,极盛于两宋。但在宋代,词乃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终宋一代,宋词从未取得与诗文同等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记载: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
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读小词。盖未尝顷刻
释卷也。

虽然欧阳修之意在赞扬钱惟演好读书,但言及词则曰“小词”,且小词乃上厕所所读,则其地位可知。即就宋代词坛之大家如苏轼,在被贬黄州时,为避谤避祸,开始大量作词;辛弃疾于痛戒作诗之时从未中断写词的事实,也可略知其中信息。直至后世的读者研究者,越来越感知和发现了词体的独特的魅力——“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王国维《人间词话》),才把词坛之苏辛,视如诗坛之李杜,赋予了宋词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地位。

其他文体中如元杂剧之《西厢记》、章回小说之《水浒传》,也曾被封建卫道士视为“诲盗诲淫”之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毁,但名著本身的价值、读者的喜爱和历史的检验,奠定了它们经典之作的地位。

在一些经典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读者甚至参与了经典作品的创作。李白的《静夜思》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宋代刊行的《李太白文集》、《李翰林集》中《静夜思》的原貌为: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当代著名学者瞿蜕园、朱金城、安旗、詹瑛所撰编年校注、汇释集评本《李太白集》也全依宋本。但从明代开始,一些唐诗的编选者(读者)开始改变了《静夜



思》的字句,形成了流行今日的李白的《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所以,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淘洗和历代无数读者检验而存留至今的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智慧的结晶。那么,在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学习阅读自《诗经》、《楚辞》以来的文学经典?古人的一些经典之作和经典性论述可以为我们借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自九江往游庐山,在山中游赏十余日之后所写的《题西林壁》诗。一生好为名山游的苏轼,在畅游庐山的过程中,庐山奇秀幽美的胜景,让诗人应接不暇。苏轼于游赏中惊叹、错愕,领略了前所未有的超出想象的陌生的美感。初入庐山,庐山突兀高傲,“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移步换景,处处仙境,诗人喜出望外,“自昔忆清赏,初将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庐山幽胜美不胜收,于是诗人在《题西林壁》这首由游山而感悟人生的诗作中,寄寓了发人深思的理趣。苏轼之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诗作给予人们的启悟。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



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正是诗人对于人生对于庐山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带有特有的东坡印记的智慧之作。古往今来,向往庐山,畅游庐山的游人难以数计,而神奇的庐山给予游人的感触各有不同,何以如此呢?因为万千游客,虽同游庐山,但经历不同,观赏角度有别,学识高下不一,游赏目的异趣,他们都领略的是各自心目中的庐山,诚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

正如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怀，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易详尽。”所以，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会更加丰富多彩；换个角度看人生，现实人生就会更具魅力；换个角度读经典，你会拥有你自己的经典，经典会更加经典。

千江有水千江月，千江水月各不同。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作家正是以独特的眼光观察大千世界，以独到的思维角度思考人生，以生花妙笔写人叙事，绘景抒情，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造出一部部永恒的经典。“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其要因之一就是经典作家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眼光独到，视点独特，思想深邃，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即以被称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为例，作为勇于改革的政治家，思想深刻的思想家，他的诗、文、词创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宋文选·前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大都是表现他的思想见解，为变法的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进步故识见高超，态度坚决故议论决断。其总的特色是在曲折畅达中气雄词峻。议论文字，无论长篇短说，都结构谨严，析理透辟，概括性强，准确处斩钉截铁，不可移易。

这一段话是评价王安石散文风格的，用来概括他的诗词特色也颇为恰切。王安石由于个性独特，识见高超，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他的这一类作品不是为翻案而翻案，而是确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其《读史》、《商鞅》、《贾生》、《乌江亭》、《明妃曲》均是如此。即以其《贾生》而言，司马迁《史记》有《屈原贾生列传》，对贾谊的同情叹惋之意已在其中。李商隐因自己人生失意，对贾谊抑郁失意更为关注，其《贾生》诗曰：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咏史诗在切入点的选取上颇为独到，在对贾谊遭际的咏叹抒写之中，蕴含着深沉的政治感慨和人生伤叹，而这种感慨自伤情怀颇能引起后世怀才不遇之士的情感共鸣，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王安石评价历史人物的着眼点则跳出



了个人人生君臣遇合的得失，立足于是否有用于世有助于时的角度，表达了独特的“遇与不遇”的人生价值观。遇与不遇，不在于官场职位的高低，而在于胸怀谋略是否得以实行，是否于国于民有益：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以人况己，以古喻今，振聋发聩，这样的诗作才当得上“绝大议论，得未曾有”的美誉。无论是回首历史，还是关注现实，抑或是感受人生，往往因作者的视角不同，立场观念有别，而感发不一，所写诗文，各呈异彩。

但是我们在阅读体验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读者有时所欣赏的并不是作者的得意之作，而有时候作者所自珍的，读者却有微词。欧阳修《六一诗话》有这样一段文字：

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圣俞平生所作诗多矣，然公独爱其两联，云“寒鱼犹著底，白鹭已飞前”，又“絮暖鯶鱼繁，露添莼菜紫”。余尝于圣俞家见公自书手简，再三称赏此二联。余疑而问之，圣俞曰：“此非我之极致，岂公偶自得意于其间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独知己难得，而知人亦难也。

欧阳修这种阅读体验不止一端，刘攽《中山诗话》记载：永叔云：“知圣俞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赏。”于是也感慨知心赏音之难。

正因为知心赏音之难，所以古人强调阅读欣赏应该知人论世。于是了解探究历史，就有“纪事本末”类的系列著述。阅读欣赏诗词，即有《本事诗》、《本事词》、《词林纪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清诗纪事》等著作；阅读唐宋散文，也有《全唐文纪事》、《宋文纪事》之类的著述。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著述有助于我们由事知史，由事知人，进而由事知诗，由事知词，由事知文；或者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相关诗、词、文的深入了解。正是从这个视点出发，出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兰州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故事里的文学经典”、“故事里的史学经典”、“故事里的哲学经典”（统称为



“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同样出于历史使命感,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系列的撰写工作,首批包括《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五代词》、《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文》、《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南宋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元曲》、《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唐诗》、《故事里的文学经典之宋词》。

当凝聚着丛书的策划者和撰著者共同心血的著述即将付梓之际,我们为和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次愉快的合作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共同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出好书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意愿,所以撰写以至出版的一些具体问题,就很容易通过沟通达成一致。参与丛书撰写的同仁均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怎样让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大学的讲堂,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而由学者在一定研究基础上撰写的,面向更为广大的读者群的融学术性的严谨和能给予读者阅读的知识性、愉悦性则是出版社策划者的初衷。合作的愉快也为我们下一步自汉魏至明清诗、词、文部分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本事”或者说由“故事”入手诠释阅读文学经典是我们的共识。

那些与诗、词、文密切相关的“本事”,在古典文学名篇佳作的赏鉴研读中,主要是指与相关作品的创作、传播以及作家的生平遭际有关的“故事”,抑或是趣事逸闻,其本身就是最通俗、最形象吸引读者的“文学评论”,许多流誉后世的名篇佳作,几乎都伴随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或传说。这些故事或发生于作家写作之前,是为触发其写作的契机,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或是出于一种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有些诗文本身就在讲故事,史传文学本身就与后世小说特别是传奇小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唐宋散文中的一些纪传体散文名篇诸如《张中丞传后叙》、《段太尉逸事状》、《杨烈妇传》、《唐河店妪传》、《姚平仲小传》等颇具小说笔法。即如范仲淹之《岳阳楼记》,王庭震《古文集成》中也记述说: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

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有些诗歌也是感人的叙事诗,在很多读者那里了解的苏小妹的故事,只是民间的传说,得之于话本小说《苏小妹三难新郎》、近年新编的影视作品《鹊桥



仙》等。人们出于良好的心理愿望,去观看欣赏苏小妹和秦观的所谓爱情佳话,让聪明贤惠的苏小妹和苏轼最得意的门生秦观在虚构的小说、戏曲、影视作品中成就美好姻缘,而不去考虑受虐病逝于皇祐四年(1052)的苏洵最小的女儿、苏轼的姐姐八娘,和出生在皇祐元年(1049)的秦观结为秦晋之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苏洵的《自尤》诗即以泣血之情记述了爱女所嫁非人,被虐致死的锥心之痛。但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的散佚,一些研究苏轼的专家对此亦语焉不详,台湾学者李一冰所著《苏东坡新传》即曰:

苏洵痛失爱女,怨愤不平,作《自尤》诗以哀其女(今已不传)。

我们依据曾枣庄先生《嘉祐集笺注》收录了《自尤》诗并叙,并未多加诠释,因为诗作本身就为我们含悲带愤地讲述了一个凄惨的八娘的短暂的一生的悲剧故事。苏小妹不是一个传说!

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发生在诗作传播之后,如《舆地广记》和《艇斋诗话》都记载,苏轼“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认为东坡生活快活安稳,于是又把诗人贬到海南。但是不论诗人是直书其事,还是借史言事,是因事论事,还是即事兴感,与诗作相关与诗人遭际相关的故事,都有助于我们对经典诗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去读解诠释。

在“换个角度读经典”系列丛书之“故事里的文学经典”(第一批)将要出版发行之际,我们对兰州大学出版社的张仁先生、张映春女士为之付出的大量心血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表示由衷的感佩;对兰州大学文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张炳成同志对于丛书的写作出版自始至终的关注支持深表感谢。同时,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对于相关诗、词、曲、文名篇的诠释也仅是我们的一得之见,所以我们热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愿读者诸君和我们一起愉快阅读经典的同时,换个角度,读出我们各自心目当中的经典。



• 007 •

庆振轩
二〇一三年八月于兰州



目 录

两 晋

三国英雄士，四朝经济臣

——一代名将司马懿 002

· 001 ·

周处全臣节，美名不能已

——从“三害”到义士的周处 008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石崇与绿珠的爱情传说 012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

——张翰与“莼鲈之思” 020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刘琨的绝命诗 022



携笔落云藻,碧玉小家女 ——孙绰和他的《碧玉歌》	026
此外俗尘都不染,惟余玄度得相寻 ——许询与玄言诗	029
寸心斗酒争芳夜,千秋万岁同一情 ——刘妙容和她的《宛转歌》	033
逍遙云雾间,呼吸发九嶷 ——女仙杜兰香及其诗作	036
身谋百年事,豪杰事垂成 ——祖逖的英雄赞歌	038
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三痴”顾恺之的拜祭诗	042
潇洒出风尘,笔精妙入神 ——王羲之的诗文故事	045
昂昂若千里之驹,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徽之的“七言诗”	048
春花映何限,感郎独采我 ——王献之的《桃叶歌》	050
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 ——谢芳姿与《团扇歌》	053
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 ——谢混的人物品评诗	057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廉洁楷模吴隐之	060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 ——《陇上为陈安歌》	063
外虽饶棘刺,内实有赤心 ——赵整的讽谏诗	066
千诗织就回文锦,只有英灵苏蕙子 ——苏蕙和她的《璇玑图》	070



陇头流水,念我行役	
——《陇头歌》	079
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	
——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他的传法诗	081
布衣可暖身,谁论饰绫罗	
——竺僧度与茗华的互赠诗	086

南朝

竹竿簾簾,河水浟浟	
——无名隐者的《渔父》诗	092
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颜延之的《五君吟》诗	095
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	
——谢灵运和他的“绝命诗”	098
诗中诉尽相思意,谁知竟是释子作	
——释宝月和《行路难》诗	102
余亦何为者,淹留此山东	
——沈约和他的《八咏诗》	106
梦笑开娇靥,轻霜中夜下	
——萧纲的宫体诗和边塞诗	111
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陈叔宝的《玉树后庭花》诗	116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	
——乐昌公主与“破镜重圆”	121
莫负平生意,何名何莫愁	
——西曲民歌《莫愁乐》	125
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	
——殉情之歌《华山畿》	131
乌夜啼,夜夜望郎来	
——《乌夜啼》诗及其演变	134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

——南朝乐府代表作《西洲曲》 141

北朝

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豫章王萧综的身世感怀诗 148

异哉贞妇，旷世靡畴

——高允的贞妇诗 150

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

——胡叟的“投诚诗” 153

驱马入云中，楚歌四面起

——王肃与祖莹的诗歌故事 155

天苍苍，野茫茫

——风格独特的北朝民歌 158

只今闻里崇祭祀，千古英雄一女郎

——北朝民歌代表作《木兰诗》 167



两晋



两晋时期的名士们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也即后世所称道的“魏晋风度”。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辞章。”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评价两晋诗时则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以“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晋代名士,多有优秀的诗篇传世,为人则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流”。



三国英雄士，四朝经济臣

——一代名将司马懿

晋宣帝司马懿有着显赫的家世和相当出色的个人奋斗简历。司马懿的高祖司马钧是汉安帝时的征西将军，曾祖司马量为豫章太守，祖父司马隽为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做到了京兆尹，都是军队将领或地方长官。司马防育有八子，因字中都有一个“达”字，又都是十分出色和优秀的人，所以当时被称为“司马八达”，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司马懿。

司马懿从小就聪明好学，史书记载他“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不仅聪明，还遵循儒家思想，自幼就已经可以看出具备雄才大略的潜质了。当时的很多名人在见到司马懿后都认为这是个不寻常的人物。南阳太守杨俊特别善于发现别人的才能，一向以知人善任著称。司马懿二十岁前，杨俊曾见过他，说他绝对不是个普通人，以后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尚书崔琰与司马懿的兄长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曾对司马朗说：“你弟弟聪明懂事，做事果断，英姿不凡，不是你所能比得上的。”正是因为大家都看出了司马懿的才能，所以也对他多加维护，隐士胡昭就曾经救过司马懿。少年时的司马懿因为和同郡的周生等人结怨而被谋害，胡昭知道后不顾风险，四处寻找，终于及时在崤山渑池之间找到周生一行，请求他们放过司马懿，周生开始不肯，但胡昭哀哀哭泣，不断恳求，最终用自己的诚意感动了周生，救出了司马懿。

司马懿也果然不负杨俊等人对他的评价和胡昭对他的维护，在建安六年，也就是公元201年时，因为声名渐起，被郡中推举为上计掾，上计是指地方官员向朝廷申报一年中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的制度，上计掾就是辅佐州郡上计事务的官员，是个十分重要的职位，上计掾的工作涉及地方政府每年工作的方



司马懿



方方面面。司马懿能够被推荐任此职,可见他在州郡中名气是很大的。当时曹操正任司空一职,听说了司马懿的名声后,想要招揽他,就派人召他到府中任职。可是司马懿见汉朝国运已经走向衰微,就不想投奔曹操,便以自己有风痹病,身体不能自由活动为借口来推辞。曹操一向多疑,这样的借口他当然是不相信的,于是派人在深夜去司马懿家刺探消息,而司马懿也早就料到了曹操一定会来探查,早早就躺在了床上,一动不动,真像染上风痹一样,成功地骗过了曹操派去的人。

曹操明知司马懿是假借生病,逃避征召,虽然当时没有拆穿,却也始终没有放弃延揽司马懿的念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官至丞相,马上就用强制手段征辟司马懿为文学掾。担心司马懿再次找借口推脱,曹操对派去征辟的使者说:“若复盘桓,便收之。”意思是如果司马懿还要找借口拖延,或者拖拖拉拉不愿意来做官的话,就直接把他关到牢房里面去。司马懿听说之后心存畏惧,只得屈从,终究还是在曹操手下做了官。曹操知道他的才华,就让他和太子往来,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东曹属、丞相主簿等职。

而《魏略》中对这件事则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司马懿好学,知识很是渊博,曹洪自以为才疏学浅,就想让司马懿去帮助他。司马懿也了解曹洪的为人,认为和曹洪来往是很丢脸的事,就拄着拐杖假装腿瘸,拒绝了曹洪。曹洪为了这件事很是记恨司马懿,就去跟曹操打小报告,曹操征召司马懿,司马懿认为曹操能够成就大业,于是立刻扔了拐杖去见曹操,为其效命。很明显,这则记载突出了曹操的雄才英姿对人才的吸引力,强调司马懿是主动为曹操效力,而绝不是曹操欣赏他的才华,再三延揽,甚至用了强迫的手段让司马懿勉强追随。两段记载差距很大,当然了,《魏略》本身就是魏国的史书,自然要为曹操说好话,把曹操塑造成一位天纵英才,引得人才纷纷来追随的真命天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其中的真实性就值得我们多加推敲了。

虽然曹操欣赏司马懿的才华,用尽了方法让他为自己效力,但在接触中逐渐察觉司马懿“有雄豪志”,又发现他有“狼顾之相”,无论长相还是性格,都有强势的一面,于是心里很是忌讳。他对自己的儿子曹丕说,司马懿不是甘为臣下的人,终究有一天会干预到我们家族的事,威胁到我们的大业。但是曹丕和司马懿私下里关系很好,并没有把曹操的话放在心上,平时还总是回护他,司马懿才得以平安无事,得知了曹操态度的司马懿从此勤于职守,废寝忘食,做出一副老老实诚的样子,曹操也就逐渐放松了警惕。再加上汉朝政权不稳,曹操早有

